

# 东汉支谶译经新词研究

张焯

(大连民族学院, 文法学院, 辽宁大连, 116600)

**[摘要]** 汉译佛经在近年来颇受汉语词汇研究者的重视, 尤其是佛经文献中出现的新词, 它们对同时期中土文献的词汇系统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对汉语史以及辞书的编纂都具有重大意义。《汉语大词典》是目前中国最权威的大型辞书, 但它对东汉时期的佛经语料关注较少。以支谶佛经为中心, 探讨《汉语大词典》(下文简称《大词典》)中未收录的新词, 以期进一步完善东汉时期的词汇系统。

**[关键词]** 支谶译经; 新词; 《汉语大词典》; 失收; 补充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4.02.029

**[中图分类号]** H1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4)02-092-03

## 一、引言

传译“大乘”佛法的第一人是东汉桓帝末年(167)来到中国的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他一生译著众多, 译经的语言容量远远超过了东汉其他几位译师的译著。支谶译经也较多保留了梵文原本的特点, 后世僧祐评价其为“不存文饰”<sup>①</sup>。因而, 他的经书具有较高的语料价值, 对辞书编纂以及词汇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汉语大词典》主张“古今兼收, 源流并重”, 因而成为了人们阅读经典, 训解词义的主要凭借。但是由于它涉及文献繁多, 书成众手, 同时又受到编纂时代等诸方面的影响, 难免会有一些疏漏。鉴于篇幅, 本文主要以东汉支谶译经中的双音词作为研究对象, 比照《大词典》以及同时期的中土语料, 以期能对词汇史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

## 二、新词研究

东汉支谶译经中出现了若干《大词典》中阙失的词条, 有许多都是东汉首次出现的新词, 在中土文献中从未得见, 这类词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 (一) 当收录的双音节复合词

东汉时期反映了中古初期的词汇面貌, 也是词汇由单音节向双音节过渡的重要阶段。在支谶译经中也有一些双音结构, 它们结合紧密, 很难再插入其他成分; 语义相对固定, 且出现频率较高, 有许多还保留到了后世, 这类结构应该可以视作双音词。现举几例《大词典》未收录的词目。

#### 饭具

四天王, 释提桓因, 梵钵, 皆共疾来, 佐助

跋陀和菩萨作众饭具。(418, 914, b)

“具”《大词典》释为“饮食之器”, 后在此义的基础上又引申出了“饭食”<sup>②</sup>的义项。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无极因谓令尹曰:‘君爱宛甚, 何不一为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为具于郗宛之家。”从该句可以清楚地看出“具”在先秦时期单用时便有了“酒食、饭食”的语义。观察支谶译经中的例句, “饭具”前有动词性语素“作”修饰, 可见该词不宜看作“吃饭的器具”, 当作“饭食”更为合理。东汉其他译经还见4例, 如:“佛告梵志, 饭具米粮是应食啖, 不宜足蹈。”(196, 163, a)该句中“饭具米粮”连用, “饭具”即表“饭食”。从后世佛经的用例来看, “饭具”在东汉至魏晋用例较多, 唐以后则较少出现。《大词典》此词失收。

#### 快好

跋陀师利菩萨, 昙摩师利菩萨, 如是等菩萨, 其所止佛刹, 刹极快好。(280, 446, b)

“快”本义指“高兴; 愉快”, 如《孟子·梁惠王上》:“抑王与甲兵, 危士臣, 构怨于诸侯, 然后快于心與?”“快”在支谶译经中可以单用, 但不同于本义“高兴”, 如:“我见其佛刹, 皆以天物快饮食相娱乐。”(313, 759, c)该句中“快”修饰“饮食”, 显然不是“高兴”义。仔细体会, “快”在句中基本等同于“好”义。究其原因, 在支谶《阿闍佛国经卷》中多次提到“善快”, 如:“若有求菩萨道者, 闻知彼佛刹之善快, 及阿闍如来所现行教授。”(313, 755, a)从例句可知, “快”与“善”经常连用, 所以有可能会发生“词义沾染”, 它指的是, 由于几个词处于相同的组合关系

[投稿日期] 2014-04-01

[作者简介] 张焯(1984-), 女, 辽宁大连人, 大连民族学院讲师, 吉林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 研究方向: 汉语史与对外汉语。

中,有的时候在词义上就会互相渗透。这就造成构词的语素可能会增加新的义项,产生原本不属于自身词义的义项。<sup>⑤</sup>善、快连用频率很高,共计35例,因而可能导致“快”沾染上“好(善)”义。同时,“快”的该种用法在现代汉语词汇中仍有遗留,如“乘龙快婿”等。“快好”《大词典》失收。

### 晡时

晡时至佛所前,以头面著佛足,却坐一面。(418, 902, c)

中国古代是以“时”作为时间的核心概念。古代最早的时间系统是十二时辰制,早在汉代就已经命名为: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这里的“晡时”即指一天中的十五时~十七时。“晡时”支谶译经中为孤例,但在后代文献中经常出现,尤其是医书语料,如《金匱要略》、《黄帝针灸甲乙经》等。慧琳《一切经音义》引《淮南子》许注:“日行至申为晡时”,可见,“晡时”实际上就是“申时”。《大词典》中仅收录了“申时”,“晡时”失收。

### 甫始

佛语舍利弗:“是陂陀劫中当有千佛,甫始四佛过……。”(313, 758, b)在先秦时期,作为单音词的“甫”便可以表示“开始”义,如《周礼·春官·小宗伯》:“卜葬兆,甫窆,亦如之。”后郑玄注:“甫,始也。”可见二者同义。有关这类“同义连用”的结构,程湘清曾述:“这类词(指同义连用词)的产生一般不需要经过一个词组凝固的阶段”<sup>⑥</sup>因而“甫、始”很易结合成词,而无需经过漫长的词汇化的过程。自魏晋以来,“甫始”出现频率增加,尤其是在非佛经文献中也时有见到,例如《文心雕龙》、《宋书》等。《大词典》此词失收。

此外,支谶译经中还出现了若干同素异序词,《大词典》往往只收录其一,它们的同素异序形式则没有收录。如:

### 骂詈

虽为人所挝捶骂詈百劫亦不起意,是为忍辱。(626, 405, a)

《大词典》只收录“詈骂”,“骂詈”作为它的同素异序词,在佛经中也多次出现,《大词典》失收。

### 欺调

菩萨有四事,世世亡菩萨道意。何等为四?一者欺调其师……(418, 909, b)

《广雅·释詁》:“调,欺也。”可见二者义同。值得一提的是,“调欺”已被《大词典》收录,但是却并没有出现“欺调”这个同素异序的形式。

## (二) 当收录的附加式双音词

东汉作为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具有一些独特的语言特点,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出现了一批与上古迥然不同的词缀或类词缀。这种通过添加“词头”或“词尾”进行构词的方式也极大地丰富了双音词汇。据我们统计,支谶译经中出现了4个词头,分别为“相、可、行、第”,词尾较多,共有“自、然、复、当、而、尔、取、等、头、子”10个。<sup>⑤</sup>这里有部分词缀构词能力极强,在古汉语中十分活跃,直至现代汉语仍保留了大量用例,如由“~然”构成的“蓦然、默然、坦然、突然、悚然”等。但还有几个词缀并非上古遗留,都属于东汉的新兴词缀。虽然它们使用的时间不如“然、第、子”等久远,但在东汉时期使用频率较高,构词数量较多,仍然反映了一段时期内特有的语言面貌。基于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大词典》不应该“厚此薄彼”,应把这类词缀所构成的新词纳入其中。比较典型的便是由词尾“自、复、当”构成的东汉新词。

这几个词尾主要构成副词和连词,有些学者曾对这些词尾的成因进行过探讨,如朱庆之认为,在构词之初,单音节词本身可以有很大的选择范围,也可以与其他语素随意构成多种双音形式。如果这些单音节词在复音化的过程中,找不到同义的副词或者功能词来形成变音形式时,往往可以借助这些自由的构词语素组合成词。<sup>⑥</sup>一方面,词尾“复、自、当”在单用时仍具有实义,如“复”表“还、又”的用法在东汉时期也很普遍;但另一方面,两个表示实义的成分经常组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一个“抽象的语法化的过程”,<sup>⑦</sup>由实词变为了单纯表语法关系的词尾。例如:

~+自:

(1) 佛本自空无所著,如幻人所作。(224, 477, a)

(2)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是法经,自以功德即自取阿罗汉证。(314, 763, b)

例(1)中“自”语义已经虚化,“本自”即“本”,在该句中表示“本来”的含义。

~+复

(3) ……闻如是法倍复踊跃,以是故欲请之。(626, 395, b)

这两个例句中的“复”均不表义,可以说“复”已经由实义虚化为了副词词尾。杜百胜也对“复”在东汉出现的高频率产生了关注,他认为,“复”在某些时候已经成为了词的寄附成分,而这也是东汉语言面貌的一个独有的特点。<sup>⑧</sup>

~+当

从例句可知,“当”的实义已经基本消失,换句话说,即使去掉语素“当”,表义没有改变,可见“当”在东汉时期也具有了词尾的用法。

虽然在有些语境中,“自、复、当”用于词语后位时仍具有较强的实义性,如“会当、亦复”等,但至少东汉时期它们已成为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兴词缀。据我们统计,由这类新兴词缀构成的新词共有27个,占支谶译经全部“附加式”词语的23.1%,由此可见,它们的构词能力还是很强的。而这部分双音词《大词典》绝大部分都没有收录,即使收录了,始见例也相对较晚,这是可以再补充完善的部分。

### 三、余论

本文尝试着对支谶译经的新词进行了考察,主要从新词两种不同的类型——复合式和附加式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通过以上研究,我们认为有关支谶译经的新词还有一些工作需要继续探讨。首先,作为首部大乘佛法的翻译文献,支谶译经的新词能否体现佛经文献的构词新词的规律?其次,这部分新词绝大多数都属于汉语自有语素的一种合成形式,真正源于佛经的新词还有哪些?这也是我们需要努力去做的工作。

注释:

①(梁)释僧祐著,苏晋仁,萧鍊子校.出三藏记集.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113.

②张生汉.说“草具”,语文建设,2005(12):45-48.

③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112.

④程湘清.两汉汉语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99.

⑤张焯.支谶译经“构词法”及“造词法”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6.

⑥朱庆之.佛经翻译中的仿译及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1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8.

⑦蒋宗许.汉语词缀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121.

⑧杜百胜.东汉汉语.1964,多伦多.转引自许理和.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J].

### 参考文献:

[1]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M].台湾:文津出版社.

[2]程湘清.两汉汉语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3]蒋宗许.汉语词缀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

[4]赵振铎.字典论稿[J].辞书研究,1991(3).

[5]丁福保.佛学大词典[M].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

[6]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7]徐正考,李美妍.菩提留支译经中的言说类词语[J].求是学刊,2009(5):116-121.

[8]徐正考,张焯.一种结构特殊的偏正复合名词.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151-156.

[9]徐正考,黄娜.语言特征的考察与“误题”译经译者的确定——以《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为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2):160-167.

[10]西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藏汉佛学词典[M].青海:青海民族出版社,1987:357.

[责任编辑 王云江]

## A research on new words in Zhi-chen's scriptures

ZHANG Y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Dalian 116600,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is the large Chinese reference book which collects the largest number of Chinese words at present. But language materials collected in it are based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to Buddhist literature. For example there are some words from Zhi-chen's scriptures which cannot be found in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is paper, we add 17 important words in it, so a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of the amendment of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Zhi-chen's scriptures; new words;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supplement